

一代人的光荣与梦想

特殊年代，特别情怀，
血与火之中的嘹亮青春

向延安

Yearning for
Yan'an

海飞
HAIFEI
著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浙江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向延安 / 海飞著.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1.6

ISBN 978-7-5339-3202-2

I. ①向… II. ①海…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95943号

责任编辑 鲍 娴

整体设计  田禾工作室
TIANHE * STUDIO

责任校对 许红梅

责任出版 朱毅平

向延安

海飞 著

出版 浙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邮编 310006

网址 www.zjwycbs.cn

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印刷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制版 杭州天一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开本 710×1000 1/16

字数 253千字

印张 16.5

插页 3

印数 1-30000

版次 2011年6月第1版 2011年6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39-3202-2

定价 28.00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开 始

乔治·向站在三楼水泥洋房的屋顶，穿着一件青灰长衫，长衫外面套着一件皱巴巴的格子西装。他用饶神父卖给他的德国产长筒望远镜专注地望着上海铅灰色的天空。远处滚动着沉闷的雷声，他预感到一场雷阵雨就要来临。

风吹起了他的衣衫和头发，让他觉得自己像一页纸，或者一只风筝，随时都有被风吹走的危险。那只长筒的德国望远镜可以看到远处沙逊大厦的屋顶，那个屋顶上一定镀着一道湿答答的夕阳。乔治·向这样想着的时候，他的小儿子向金喜正在灶披间里专注地剁着肉泥。这天是乔治·向的五十五岁生日，饶神父一定在赶来的路上，老友罗列和他的女儿罗家英一定在赶来的路上，外甥武三春一定带着新婚不久的妻子袁春梅在赶来的路上……乔治·向一点也没有想到，死神也在赶来的路上。

这是一九三七年的上海。八月。一座城即将陷入死亡的阴影。

第一章

壹

那天向伯贤就站在小洋房屋顶的风中，挺着一个大肚子，手持长筒望远镜极目四望。他十分喜欢这个平坦的屋顶，喜欢站在屋顶上大声地用上海口音的普通话朗诵古诗词，比如“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二楼的某间屋子里，他的女儿向金美正在用墨水钢笔给报馆写稿。楼下天井左边的小厢房就是灶披间。灶披间里此起彼伏地翻滚与升腾着阵阵热气。金喜用两把菜刀同时在砧板上剁肉泥，他的双手像两只蝴蝶一样上下翻飞。金喜身边的一些帮工正在洗菜、切菜、刷碗或者给炉子加煤。金喜既是向伯贤的小儿子，也是生日晚餐的大厨。从一年前的夏天开始，金喜就像得了一场神经病一样，疯狂地爱上了在灶披间里掌勺。之前向伯贤曾经骂过他十三点，但是饶神父却说这是一种理想。饶神父送给向伯贤一个洋名，叫乔治·向。乔治·向也像一个十三点一样，固执、热烈并且疯狂地爱上了西洋玩意儿。他吃饭的时候不用筷子，他用刀子和叉子。

金喜面前砧板上的肉泥已经如镜面般细腻平静，他想把这堆肉泥做成红烧狮子头。这时候屋顶上的向伯贤正朗诵到“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

美酒……”，一颗流弹随心所欲地向他飞来，仿佛后背被人推了一把似的，向伯贤从屋顶滚落，像一棵晒瘪了的白菜一样重重地跌倒在隔壁人家的天井里。向金美的尖叫声随即响了起来，那时候她刚好往钢笔里灌注墨水，她本来是想让双眼休息一下的，但是她却看到一团黑影从天而降，然后是沉闷的落地声。向金美握着手中的钢笔就往楼下冲，她尖叫的声音如同突然碎裂的窗玻璃哗啦啦地落地。从灶披间奔出几个帮工和下人，他们先是被向小姐的喊声吓了一跳，然后一起向隔壁的天井奔去。

只有金喜是从容的。金喜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他又看了那堆肉泥一眼，麻利地将两把菜刀砍入砧板。其实他不知道就在他奋力剁肉的时候，那沉闷的雷声是日本人的炮阵在长江上发威。在这样有力度的充满金属质感的炮声中，金喜一点也没有预感到他的生命已经如羽毛一般地很轻了。他只是在向金美尖叫声的尾音中，晃荡着走出灶披间，然后踱出院门。他在隔壁家的天井里看到了一堆围着的人，其中就有他的姐姐向金美。向金美手中握着的钢笔正滴着墨水，很快就把父亲长衫外面的西装弄得一片污黑。

金喜推开了众人，然后抱起气息奄奄的父亲向伯贤。隔壁租房住的一家三口就站在屋檐下静静地看着天井里突然多出来的这些人。他们是日本人，男的叫秋田一郎，女的叫美枝子，小女孩叫秋田幸子。据说他们是来上海做生意的日商，在这儿已经租房住了三年。他们乐此不疲地把日本的清酒运来，又把中国绍兴的黄酒运回日本。他们都没有上前，表情呆板得像当时畅销沪上的《良友》杂志里的一张木刻插画。不过秋田仍然十分清晰地看到向伯贤的嘴里翻滚出一大片黏稠的血泡，听到他发出咕咕咕的鸽子般奇怪的声音，然后从他的嘴里迸出了两个音节：金——山。

金喜抱起向伯贤就往家里跑。天井里的人都蜂拥着跟了出去，如同一群麻雀突然降临此地又突然飞去。向伯贤在金喜的怀里像个孩子一般蜷缩着，这位曾经贪玩而又面容威严的一家之长在此刻显得无比弱小和无助。金山，他奄奄一息地说金山，他说金山金山金山啊。事实上向伯贤已经不会再说完整的话了，反复地说着金山是因为他预感到自己将看不见大儿子金山了。他突然觉得欠了被自己扫地出门的大儿子很多。然后他的脑袋瓜就软软地垂下来，像秋天吊在藤上老去的丝瓜一样。

金喜一言不发地抱着向伯贤冲出秋田家天井的大门。秋田和夫人美枝

子及八岁的女儿幸子仍然站在屋檐下。刚才发生的一切太突然了,他们还来不及回过神来。秋田侧耳又听了一会儿隐隐传来的炮声,他有些腼腆地笑了,蹲下身用温厚的手摸着幸子的头发说,幸子,你就要搬家了,你要换一个地方住了。

这就是著名的淞沪会战的前奏,向伯贤向老爷成为这场战争所开的一个小小玩笑的牺牲品。他被小儿子金喜发疯一般地抱回家没多久就断了气,死在了金喜的怀里。只有带血的德国产海哲牌长筒望远镜被他紧紧地握在手中。

然后黄昏就降临了。炮声越来越密集,如连绵的滚雷。

贰

当向伯贤的二儿子金水开亮屋檐下的路灯的时候,饶神父已经来了。他白净而肥胖的手中拎着一只蛋糕,像一个不知所措的孩子。饶神父脑门上的头发有大半秃去了,但是两腮和下巴却长了一圈络腮胡子,总是让金喜认为这些胡子长错了地方。饶神父是骑着一辆德国新出产的脚踏车来的,本来他想把脚踏车卖给向伯贤赚些外快,这也是他来参加生日晚餐的目的之一。现在他不这么想了,他突然觉得在这个悲伤的日脚里,他应该遵循上海的风俗,为死去的老朋友守灵。

向伯贤这个有着外国名字的半老头子就躺在天井一块冰凉的门板上,两手交叠在胸,很安详的样子。出现在向家的主要有三拨人,武三春带着妻子袁春梅已经来了;金喜的同学程浩男、小崔、黄胖、陆雅芳、李大胆、郭小漫、罗家英也来了;罗家英的父亲罗列也来了。他们一下子无法适应这突如其来的变化,一个要过生日的人突然死了。他们呆呆地围着向伯贤的遗体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或者做些什么。

向金美是个话很多的女人,她不停地向大家复述着她是怎样看到一团黑影从房顶往下掉的。她同父异母的弟弟金喜就躺在屋檐下的一把藤躺椅上,他的目光主要栖息在罗家英的身上。罗家英穿着黑裙白衣和一双平底的黑皮鞋,紧挽着父亲罗列的手,抿着嘴唇一言不发。往常罗家英一直都会隔

三差五地陪父亲罗列来看老朋友向伯贤，每年至少有十次以上吧。向伯贤老是开玩笑说你一定要嫁到我们向家来当儿媳妇，这样的话，我可以把我的西洋宝贝全传给你。

罗家英愿意向伯贤这样的老头当公公，但是喜不喜欢让金喜当自己的老公，她有点儿拿捏不准。在她的眼里，所有华光无线电学校的同学都个性鲜明，只有金喜总是让人捉摸不透。现在她不再去想这些，她只是看着向伯贤胸口冒出的血，像一朵鲜艳的怒放的梅花。

叁

一个漫长的守灵的夜晚开始了，金水和金喜跪在向伯贤的面前一言不发。许多时候，金喜的目光会落在表嫂袁春梅身上。袁春梅这次来穿的是一件绣着红色牡丹的旗袍，大片的红色像血一样艳丽，但是她的脚上却套着一双绿色镶黄边的缎面鞋，色彩十分乡土。金喜的目光越过向伯贤肥胖的身体，长久地落在袁春梅的身上。他突然觉得袁春梅和武三春是不般配的。

同学们围着向金美热烈地讨论着，他们在说延安，他们把延安说成了一个热切的词汇。这让金喜有些不舒服，他认为自己的父亲刚刚去世，同学们怎么可以得意忘形或者说喜形于色？

八月夜间的气候并不闷热，偶尔有几丝风经过金喜的身边。昏黄的灯光下，金喜觉得每个人脸上都仿佛涂了一层阴森的绿油油的颜色，这样的场景显得缥缈而不真实。丈夫国良一直没有回来，这让说话过度而很快变得无话可说的向金美隐隐感到不安。她不时地抬起手腕看表，那是一块在某个结婚纪念日国良送给她的表。但是就算她看一千次的表，也没有办法把国良给看回来。

午夜来临的时候，金喜起身去了灶披间。他的胃泛起了一阵阵的酸水，他想那一定是肚子饿了的原因，所以他飞快地在灶披间里炒了几个小菜，让人端到天井里给大家填肚皮。他炒了茭白肉片、西红柿炒蛋，还有一碗酱爆螺蛳和一盘大蒜炒猪肝。那淡淡的菜香就荡漾在八月上海的夜晚。同学们的肚皮大约也饿了，所以他们频频举筷，吸螺蛳的声音此起彼伏地响着。武三

春和袁春梅却吃得极少，仿佛藏着一大堆心事。武三春的样子看上去很乖巧，双手搭在膝盖上，拘谨得像没有见过世面的乡下人。金喜望着安静的袁春梅，她坐着的时候，身子微微侧了过来，两条腿斜着交叠，像《良友》杂志上的电话间美女。

金喜从向伯贤的柜子里弄来一坛花雕酒，这让饶神父很兴奋，不停地用中文叫着，酒，酒酒酒。在天亮以前，金喜一直都陪饶神父喝花雕，喝到最后两个人都有些醉了，因为大家都看到他们开始比赛翻跟斗。以前金喜和饶神父这个老顽童在一起的时候，饶神父就经常教金喜翻跟斗。这次比赛的结果是两个人由于不胜酒力，都重重地摔倒在地上，像两坨被冰冻过的烂泥突然落地一样，发出一声脆响。

二哥金水无声地走过来，脱下自己的衣服替地上的金喜盖上。和金美刚好相反，他是一个不太爱说话的人。在他供职的整个威利德洋行，他属于最不善言谈的人。很多同事都欺侮他，但是后来没有人欺侮他了，因为有一天他突然出拳把骂他像猪一样笨的主任给狠揍了一顿。没有人知道金水个子并不高，但是为什么出拳那么有力。最后金水腾空而起，飞起一脚将主任踢翻在地。然后金水等待洋行的老板把自己开除，但老板却什么也没有说。没过几天，鼻青脸肿的主任却接到通知，让他离开威利德洋行。

事实上最关心金喜的是二哥金水，最直接也是最重要的原因是他和金喜是同父同母，而大哥金山、二姐金美是向伯贤的大老婆生的。尽管四个人都流着差不多基因的血，但金水还是认为这是不一样的。向伯贤在娶第三个老婆以前，大老婆和二老婆已经相继去世了。她们好像并没有享到向伯贤给她们带来的福，反而倒是勤勉地给向家生下了四个孩子。

金水把衣服盖在金喜身上以后就离开了。大家都看到他进了房间，但是不知道他在干什么。事实上他是在呜咽，他本来是要守灵的，但他觉得他有必要流一场眼泪。他不希望别人看到他流眼泪，所以他躲了起来，把脸深埋在父亲床上的薄棉被中，发出低沉的呜咽声。

罗家英去扶醉倒在地上的金喜，她拍着金喜的脸说，地上不是睡人的，床上才是。可是金喜翻了一个身说，地才是最大的床呢。同学们都面面相觑，罗列笑了，罗列说你去扶他干什么，他是个男人，男人睡地上没有关系。

可是要得病的呀。罗家英显然有些着急，她说，爸你是怎么说话的呀？

罗列耸耸肩,不再说什么。他又掏出一支雪茄,用未吸完的雪茄点燃了这支新雪茄。在他的眼里,金喜已经是他的半个女婿。以往他和向伯贤在平日闲聊的时候,早就十分随意地把罗家英和金喜看成理所当然的一对。

这个漫长的夜晚,金喜实际上是被泪水浸泡的。他躺在地上觉得整个眼眶都要被泪水涨裂了。金喜的同学程浩男仍然和向金美在谈论延安,他们一致认为延安是个阳光明媚的地方。我们要到延安去,程浩男说这话的时候右手用力挥了一下,一定要去!同学们都把头紧紧地凑在一起,他们在这个漫长的夜晚仿佛都已经下了最后的决心:去延安!

罗列一直在向伯贤的身边坐着。在雪茄袅袅的烟雾中,他在回忆当年和向伯贤相交的过程。当初向伯贤开了一家很小的药铺,罗列是报馆里一个最小的记者。好多年过去了,向伯贤开出了本草堂大药房,而罗列离开报馆成为沪上一位著名的专栏作家,每天都有报馆的人等在他家的门口,等着拿他急就的文章赶往报馆排版付印。罗列听到了女儿罗家英的同学们在高声地谈论着延安,他对延安没有什么兴趣,对党国也没有寄予什么厚望。有时候他的心里装满悲凉和悲观,他觉得这样的局势让他看不到方向。

金喜终于在晨曦微露的时候从地上站了起来,他看到饶神父已经不见了,显然他被人扛回了屋里,扔在了向伯贤曾经睡过的床上。金喜走到罗家英的身边,他看到只有程浩男和罗家英完全没有睡意,兴奋地和向金美一起讨论着去延安的路线。黄胖已经趴在桌上睡着了,邬小漫和李大胆、小崔、陆雅芳都打起了哈欠。金喜抬起头的时候,看到了天幕中那颗亮闪闪的启明星。隐约的炮声仍然在隆隆地传来,金喜突然想,不管上海滩是不是变成一片火海,每天的启明星都会是同一种模样。他脱下了身上的一件外套披在罗家英身上,罗家英没有拒绝,回转身温柔地说你别受凉,这几天你会累的。

金喜被她的温柔打动。金喜说,日本人就要打进来了,你觉得受不受凉还重要吗?

罗家英目光灼热,当然重要,因为我们要去延安。去延安就必须要有好身板,没有好身板,怎么报仇?你没想过替向伯伯报仇吗?

邬小漫等人像是清醒过来似的,七嘴八舌说了起来,你没想过要报仇吗?程浩男更是咄咄逼人,金喜,如果你没想过要报仇,你简直就不是一个中国人!

金喜回头看了安详的向伯贤一眼说,报仇有那么容易吗?

这话显然激怒了程浩男和其他同学,就连罗家英的眼里也露出失望的神色,她轻轻地摇了摇头,但是什么话也没有说。

程浩男冷笑着差不多将脸贴在了金喜的脸上,金喜能闻到程浩男喷出的难闻的鼻息。程浩男说,软骨头,这个仇如果你不想报,我们来替你报。

黄胖挥挥他的胖拳头说,我们要上前线,我们要去杀敌,我们来替你这个混蛋报仇。

小崔的手指头差点戳到了金喜的脸上。小崔说金喜,刚才你说出来的是人话吗?你活得没有尊严,你连一条狗都不如。金喜突然愤怒了,他一把抓住小崔的手腕将他的手扭了过来,然后往前一送,小崔就跌倒在地上。金喜的一只脚迅速地凌空,重重地踩踏在小崔的身上。他喷着酒气的脸向下逼视着,他说小崔你给我听好了,你是不是活得不耐烦了?你是不是想寻死了?我告诉你们,谁要是再把手指头伸到我的面前,我就把他的手剁下来。

罗列站了起来,他走到金喜的身边,一双不大的眼睛透过镜片逼视着金喜,金喜才把脚收了回来。罗列说向金喜你也给我听好了,把你的这点儿劲用在对付日本人身上去。

众人都响应起来,向金美也响应起来,他们开始低声哼一首叫做《旗正飘飘》的抗日歌曲。金喜的手无声地猛挥了一下,又挥了一下,他的脚步是踉跄的,显然他的酒气还没有消散。就在他一下一下挥手的时候,国良出现在门口。

国良是金喜的姐夫,也是向金美的丈夫。国良看上去一宿没有睡。他发现天井里的一块门板上直挺挺地躺着岳父大人。国良好像没有觉得一丝奇怪,仿佛岳父之死是正常的。看上去他异常地疲惫,但他还是在向伯贤的面前跪了下来。

向金美说,你怎么到现在才回来,外面很乱你知不知道?

国良说,外面不乱,我就不出去了。

向金美说,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国良说,我没什么意思,别吵了,让我专心地给岳父磕个头。

国良就很认真地磕起了头,一边磕一边眼泪就流了下来。众人都看着他磕头的样子,罗列却在一边紧盯着他。罗列说,你知道你岳父已经死了?

国良摇摇头说,我不知道。我出去的时候,岳父在摆弄一只长筒望远镜。我以为他想看到多远,没想到他看到的全是黑夜。

众人都没有再说什么,天已经完全大亮了。金喜慢慢地在一张椅子上坐了下来,罗家英踱到了他的身边说,你要谢谢同学们。

金喜迅速地站起来,将腰略略地弯了弯说,谢谢同学们。

这时候金喜顺着俯视的目光看到了袁春梅脚上的缎面鞋,以及袁春梅修长的有着良好弧度的脚。那合身的旗袍上,大朵的红牡丹让人触目惊心。袁春梅很不习惯金喜的目光,她扭动了一下身子把头别转过去,在金喜眼前呈现了半个背影。这时候她突然觉得天气仿佛有些凉,不由自主地用双臂抱紧了自己的身子。炮声似乎又响了起来,这让她的身体有了轻微的震颤。战争看上去很远,实际上已经近到鼻子面前了。

第二章

壹

同学们在清晨的时候离开了向家。金喜的酒已经完全醒了,他红着一双眼把大家送到了家门口。不远的苏州河上一片寂静,已经看不到船只的身影了。金喜对罗家英说,家英你也走吗?罗家英笑了,说是的,我帮不上忙,我是要添乱的。爸爸也让我走。

是罗列让她走的,金喜就不再挽留。本来他是希望罗家英留在自己的身边,看到罗家英的身影,他的内心会安定许多。同学们走了以后,金喜就傻愣愣地站在空无一人的屋前,他突然觉得人在这个世界其实是很孤单的。

金喜在家门口站了很久。邻居秋田带着妻子美枝子和女儿幸子打开了门,他们决定搬离苏州河畔这块地方。秋田叫了一辆汽车,这不是一辆搬场的汽车,而是一辆黑色的小轿车。一个日本男人打开车门,弓着腰在车门边迎候着秋田。在上车以前,秋田走到金喜的身边拍拍金喜的肩。他说了一句日本话,他明明能说许多的中国话,但是他偏偏说了一句日本话,让金喜不明白他说了什么。但是从他的眼神和语气来看,大概他是说了诸如“节哀”之类的话,所以金喜重重地将头往下一点,大声地发出了一个属于日语的音

节：嗨哟。

美枝子笑了。她什么也没有说，牵着幸子的手上了车。倒是幸子舍不得金喜，她一只手握着一个洋娃娃，另一只手不时地向金喜轻挥着。秋田也上了车，车子很快就消失了。现在门口又只剩下金喜一个人，这让他略略有失落感。金喜就这样想，我本来就是一个人的。

好久以后，金喜对着黑色小汽车远去的方向突然大吼了一声：娘的，幸子你一定要给叔叔保重。在金喜的吼声中，院门打开了，武三春带着袁春梅离开了向家。武三春的老家在高邮，到上海混日脚以后和向家往来并不多。他在长乐路茂名路口开了一家“老苏州”旗袍行，一边当裁缝一边雇了几个人，自己当起老板。金喜不知道武三春是怎么变成裁缝的，在他的记忆中，武三春从来就没有学过裁缝。武三春四下张望着。你看，你看，都没有人了。武三春急促地说着，他拉起袁春梅快速地向前走去。袁春梅小跑的样子有些夸张，金喜想，真像一只小鹿。

金喜仍然愣愣地站着，枪炮声仿佛越来越近了。他的嗓子眼有些痒，他本来想在这空无一人的地段说一句什么的，但当他看到二哥金水站在门口用阴沉的目光看着他时，就什么也不想说了。

贰

丧礼很简单。到处都是噼啪的枪声，你想要复杂也复杂不到哪儿去。金水、金喜、金美和国良请来了几个工人，把父亲弄到了西郊，找了一块地草草地安葬了。在那口并不考究的棺材里，金喜把望远镜放进去又拿了出来。金喜趴在棺材板上对向伯贤说，乔治·向，你那边黑咕隆咚的，拿着这个望远镜也不能看到什么，还是我替你保管吧。等到有一天我来找你了，再把望远镜还给你。

自此，望远镜就留在了金喜的身边。在向伯贤的床下，金喜发现了一只上了桐油的藤箱，藤箱里全是新奇的西洋玩意儿，甚至有一架德国产的莱卡照相机。令金喜兴奋的是，在这些玩意儿里面竟然躺着一支点45口径的勃郎宁。这是一种大口径的杀伤力极强的武器。等到金喜发现这支勃郎宁只有

一颗锈迹斑斑的子弹时，一下子就泄气了。他本来想要拿这支枪防身的，他甚至幻想这支枪或许能杀死几个日本人。

炮声仍然隆隆地传来，金喜对这种单调的声音已经习以为常。他无数次爬上自己家的屋顶，用长筒望远镜望着远处。他好像是在向日本人的流弹挑战，如果又有一颗流弹袭来，他希望自己也像父亲一样中弹后从屋顶一头栽倒在地上。

其实金喜想要用望远镜望到的，是罗家英坐着黄包车到他家来的情景。但是罗家英根本没有在望远镜里出现，而那一团团的火光和浓黑的烟，倒确实盘旋在金喜镜头中的天空里，摇摆成水草的味道。

叁

金水突然变得无比空闲，所以他爱上了和金喜一起喝酒。一场战争让两兄弟有了更多的时间在一起，偶尔地，向金美也会倒上酒加入到他们的行列中。其实国良也喝酒，但是他喝的是洋酒，他一直都喜欢把一种叫“杰克·丹尼”的洋酒装在一只不锈钢酒壶里带在身边，随时可以拧开壶盖美美地喝上一口。

在这样的時候，金喜的厨艺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他乐此不疲地炒着小菜。六大垵的菜市场差不多已经瘫痪，只有很短一会儿时间才有人在那儿交易。但是金喜不知道从哪儿弄来了许多的肉食和蔬菜。他是天生的适合办伙房开食堂的厨师。

事实上不光是菜场，大街上有好多店铺也都已经关门，国军部队在高楼和大街上修筑工事，所有的老百姓都已经避开。其实他们已经无处可避，瓦片、薄墙与门板根本不可能挡得住飞机的轰炸。有一次金喜站在屋顶上，模仿向伯贤的姿势望着天空，天空中灰色的铅云深处果然出现了无数架蝗虫一般的战机，它们发出呜咽一样难听的声音向霞飞路一带飞去。然后阵阵爆炸声响了起来，金喜就狠狠地闭上了眼睛，他总是想象着在爆炸声中必定有一些胳膊、脑袋或者肠子会在弹片的裹挟下飞起来。

金喜终于在一个午后和金水一起去了本草堂大药房。本草堂就在已经

显得有些残破的福州路上。那是向伯贤维持向家生计的产业。福州路上妓院、烟寮、书场、酒楼、商店一间挨着一间,是做生意的好地方。当金喜和金水挤进半开的排门时,金喜看到了瘦弱的账房梅先生。梅先生穿着长衫,尽管瘦弱却精气神十足。他的手里拿着一面算盘,他将算盘举手一甩,算盘珠子就发出一排脆响。梅先生说,二少爷三少爷,我该把这店交还给你们了。

金水脸上堆满了笑容。金水说梅先生,您要是走了,就等于杀光了我们向家的人,走的时候还烧光了向家的房子。

梅先生说,“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我这半条像稻草一样的命还会有啥花头?

梅先生是一个热爱古诗词的中年人,他是向伯贤聘来管理药房的。金水说得一点也没有错,如果他走了,等于是把向家的营生给断了。金水沏了一壶茶,让梅先生和金喜坐下来。金水的意思是希望金喜能跟着梅先生学做生意,然后慢慢学会料理药房的一切事务以后,再放梅先生回家。

金水说,反正你们学校停课了,不在药房学生意,你还想干什么?

望着一格一格仿佛藏着无穷秘密的药屉,金喜答应了。他突然觉得自己如果不做些什么,那简直就是在等死,等日本人把子弹射进他的身体,然后他会像一条死狗一样被日本兵捅上几刺刀扔进一条臭水沟里。他觉得学做生意也许是一件不错的事。他突然想到了罗家英,如果想要和罗家英过普通的日脚,不做生意怎么行?

金水走的时候,往梅先生的手心里塞着钞票。梅先生推托着,但是很明显,他推托的力度并不是很大。金水说,都不容易,都不容易。梅先生这才像是被金水的诚意打动了似的,收下了那些钞票。

金水头也不回地走了。药房有人管了,那么他可以安心地待在家里了。他什么也不想做,他喜欢攀登,从前跟几个日侨俱乐部的人一起徒手攀爬过沙逊大厦。他是在规定的时间内爬得最高的人。但是现在那些日侨成了敌人了,他不愿意再和敌人一起玩。现在他大步流星地走上了回家的路,金喜的声音跟了上来。金喜说喂,如果爹“五七”的时候金山还没有回来,那么他就别想再进咱们向家的门!

金水头也不回地说,有道理。

一周以后,金喜出现在威利德洋行的门口。门房把金水叫了出来,金水

就在门房里和金喜碰头。金喜什么话也没有说,但是金水已经知道是怎么回事了。金水和金喜二十来年的兄弟,他当然就像是金喜肚皮里的蛔虫一样。金水说,才七天。

可是对我来说,至少七年了。金喜说,我想当的是大厨,人可以不吃药,但肯定不能不吃飯。

金水没有强求金喜。金水后来在门房消失了,他不愿意再和金喜浪费时间。他发现金喜不是省油的灯,别看他不太说话,说出来的话句句都能把你逼到墙角。金水头也不回地走了,他丢下了一句话:随便你。

金喜笑了,随便就随便。

肆

向伯贤的“五七”是一个不安、冷清而寂寞的“五七”。“五七”那天只来了饶神父和罗列,以及罗列的女儿罗家英。金喜故意把大门开着,他们在向伯贤的遗像前集体焚香跪拜。一直到半夜屋角那口台式的自鸣钟敲响了十二下以后,仍然没有看到大哥金山的身影。

金喜盯着墙上向伯贤的遗像说,乔治·向,你别再指望你的大儿子回来看你了。

这次给向伯贤做“五七”,饶神父又做成了一笔生意。他把他的脚踏车卖给了金喜,这遭到了二哥金水和姐姐金美的反对,但是金喜打定了主意,把自己积攒的钞票全部拿了出来。金喜把大洋扔在桌子上时对金水和金美说,这脚踏车是送给家英的,你们管不着。

饶神父在桌面上拿起其中一枚大洋,弹了一下然后放在耳边听。他听到了大洋欢叫的声音,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罗家英望着那辆脚踏车,她笑了一下,走上前仔细地研究着脚踏车的零部件,好久以后她仍然半蹲着,最后抬起头对金喜说,我对这东西不感兴趣,我不要,我怕我会迷路。

金喜不再说什么。他在想,还迷什么路啊?这到处都是子弹在飞,你还能上街迷路?